



# 東北問題的 正確理解

尚 鉞·黎民子·楊 寧·

· 民族出版社 ·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 目次

緒言

第一章 東北問題的歷史回顧

第一節 東北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東北軍民自動抗戰的經過

第二章 東北問題所反映的中國國際地位

第一節 追憶孫中山先生

第二節 東北問題的國際意義

第三節 兩月來的國際動盪和東北問題

第四節 查一查這局面的來源

第三章 東北問題和全國民民主化不可分離

結語

## 弁言

今天的中國仍然在多事之秋。政治協商會議好不容易算是組有所成，全國無政府狀態的打聲四起。橫行者，蔑視政府主席的鄭重指示與諾言，破壞紀綱，目無法律，這些都絲毫不見約束的下文，而「東北問題」偏又鬧得「滿城風雨」。這內容本來不難理解，但是却教一批有組織而也還頗擁有權勢的野心家有意混亂是非，聳人觀聽。混亂到若十大學教授們都迷糊了眼睛，更弄得自來信仰教授的人們也看着莊嚴的外衣起了疑惑。

我們儘管并不專攻政治，也知道問政是一件麻煩事情；但是八年抗戰的鞭策，再溯上去十年的內爭，國土的瘡痍未復，個人的生死也了無可憑，而對着這樣的險惡當前，自覺不能再逃避於是非之外。近來相晤，談起東北問題，頗頗費些查攷資料的工夫，參着自信清明的理解，組織成這一卷小書。

我們談完後約定，三個人分別各自處理這個問題的一面：尙鉞先生最熟習東北的歷史，又是東北全部淪於日寇以後曾經和英勇的東北人民自衛戰士共過一時患難的教育家，所以本冊第一章就文從理順地由他執筆。楊寧先生久役於新聞事業，冷眼早看透中國新聞界的是非真感是怎樣地分配在中國新聞從業者羣，由他擔任第三章分析中國何以偏要鬧這麼一陣東北問題，而且還有人不打算罷休，和這一方面的內幕，最是允當。獨有我任第二章的撰述，雖然平時對這一方面多少也總在留心，但是引之於筆下，終究要費幾天查攷資料的時間，而我偏又手頭缺乏資料。如果這一章文字還不算空疏之論，還得要致謝楊寧先生，他不辭瑣屑，幾次爲我多方尋覓材料，纔算湊集成稿。

三個人分別執筆，儘管不免有文筆語氣上的差異，但是各存其真，更見得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再由我加上兩段「緒引」與「結語」的頭尾，說明我們對於這問題的全面看法，願我們自信的這一點清明的理解，能幫助讀者認識這有人混湯攪水而却關聯到國運的問題。

黎民才 三十五年三月八日

## 緒 引

現階段的中國應當沒有所謂「東北問題」，要有就是反蘇或聯蘇的問題。反蘇固然不是我們國家利益，人民願望，甚至國中反動派的實力等等條件所許可，就連充滿了反動派的執政黨所搞政的國民政府也早於緊接着日本向盟國乞降之後，代表中國在莫斯科簽訂了一份中蘇三十年友好同盟條約，說明了整個中國的態度。這條約於去年八月十四日簽字，於八月二十五日由中蘇兩國政府批准，正式公佈，成爲中國在東亞國際關係中一件空前的大事。至於聯蘇，自然更決不是因此就可以損害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的立國兩大最高原則。萬一有什麼糾葛，正應當由人民督促政府慎重處理，不容許有因戀棧政權而不惜損傷國權的祕密外交，迅速公佈外交真象；尤其應當反省內政決定外交的原則，平心靜氣地檢討自己的弱點亟圖振刷，而却決不能聽任冒失反動的陰謀者流與風作浪，妄起黨端，以自私而無知的行徑，造成誤國禍國的罪惡。

所以，換一個角度看現階段的中國也應當沒有所謂「東北問題」，要有就是國是仍然任一黨獨政抑或各黨派與人民團結，認真推進民主的問題。換言之，也就是今日的中國是否抹殺八年全國喋血蒙羞的教訓，永遠自甘落伍與混亂，抑或珍重這教訓，改弦易轍，從團結民主以和平建國的問題。「一黨獨政」一辭，本來是國民黨效學蘇聯革命，結果却弄成畫虎類狗，舉國人民唾棄的惡名辭。人家是無產階級的政黨獨政代表多數的勞苦人民，剷除了少數統治的舊污，三十年間成就了巨人飛躍的進步，改換了整個人類歷史的面目。但是中國國民黨却剽竊了這光榮的名辭，而沾污了它的全義，背棄了各進步階級聯合革命的神聖義務，事實上只代表國中少數而居心阻遏國家進步的階級，把持政柄，成爲藏垢納污的行幫集團。批評此黨十餘年來獨裁的政績不是這小冊的任務。但就東北說東北，也仍然是國民黨獨政期中所斷送「不抵抗主義」鎗壓了全國人民抗日的要求，放棄了東北人民堅苦卓絕的地下抗戰，絲毫不予援

手。達到暴目的野心愈縱愈狂，激成了舉國一心，義無返顧的全面戰爭以後，國民黨政府也只在初期轟了一鼓之勇，再鼓三鼓的艱苦期間却逐漸顯露鬥志消沉的徵候，入久彌惡，只求獨掌政權，不惜以一拖一宇政策敷衍抗戰。浩劫中自力更生的寶貴時機坐令輕輕放過，到今天却轉以征服者的姿態陵辱國人。

東北淪陷的苦痛最久最深，人民既然在那種堅苦慘絕的歲月中不甘做異國的奴役，前仆後繼地爭取自由，到今天重見光明，也必不肯聽受其他異國的奴役，自然國民黨原封不動的滿政老戲法同樣也難為他們所歡迎。世間決沒有人民自己可以作主而不愛其祖國的事情，世間也決沒有人民都是國家的叛逆而獨有政府可以愛得成國的道理。所以今日東北問題仍與今日整個國家的問題相聯，是廢除一黨滿政，民主團結的問題。

我們取這樣的根據來理解東北問題，自然對於最近一月來國民黨控制之下官方報紙所鼓惑的一套言論與消息，不能貿然置信。我們有我們的理解，我們并有我們的一份意見。東北問題表面上自然是外交問題，這一部份應當督促政府慎重處理。一件外交問題而要鬧什麼「鐵血」「鐵血」的，通常就意味着破壞和平想撞大禍的把戲。但更重要的，拿這問題當火玩弄，置國家利益於不顧的一批人，却是有意混亂這問題，取之作爲蒙蔽人民視綫的沙子，而骨子裏是借題發揮，立意要阻遏中國向民主自強方面進步，好繼續把持黑暗的統治權。這是我們所最當清明理解的。

## 第一章

# 東北問題的歷史回顧

### 一、東北問題的提出

東北問題的提出，實際上就是中國問題的提出。中國之所以成爲問題，很簡單地說，可以分爲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即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瓜分世界殖民地的時期，中國因地大，物博，人多，同時因本身的政治腐敗黑暗，便成爲各帝國主義競爭的對象，變成各帝國主義者矛盾衝突的焦點。這時期東北問題，只是中國問題的一小部分，而其所含的國際性質，亦只是日俄兩帝國主義者所必爭的地方，英美德法等國，雖然重視，但亦基於太平洋均勢的要求，並無視之爲「生命綫」者。第二個階段爲蘇聯革命成功以後，中國問題，特別是東北問題，已不是太平洋均勢保存的問題，而是各帝國主義企圖犧牲蘇聯，以挽救自身危機的陰謀前綫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先以英法爲首，後以英法德美爲首，在蘇聯的大門口——巴爾幹半島及波羅的海各國，建立防蘇防綫，以及刻刻陰謀組織「反蘇十字軍」，是盡人皆知的事，在東方，日本以反蘇的幹警自居。因此，中國不僅成了國際反動陰謀家，包圍蘇聯，進攻蘇聯的跳板，同時也成了各帝國主義者矛盾衝突的核心。特別是自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爆發的世界經濟恐慌，迅速地瀰漫到全世界，深入到各地農村，予各帝國主義以致命的打擊，尤其是先天不足的日本，更受到嚴重的打擊，使牠不得不急切地實行「滅亡中國，必須征服滿蒙」的大陸政策。這就是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的重要原因。日本這一切無歷史紀錄的大侵略之所以得到英美的默認，和中國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政策的回答，主要地還是由于牠的「反蘇」

的宣傳。

在這裏，不能不敘述一下國民黨政府這一時期的對內對外的所謂國策。在各帝國主義在西方和東北瘋狂地進行組織反蘇十字軍的時候，國民黨政府也瘋狂地在中國施行所謂「安內而後攘外」的政策。安內即反共，反對一切民主勢力的活動。這種安內工作，不僅國民黨政府用盡了吃奶的力氣，就是國際帝國主義者，也無不積極地參加了，譬如，就十年「剿匪」的內戰說，美國的物資，英國的經濟專家，德國的參謀和特務的訓練專家，日本義大利的軍事顧問，無不應有盡有。國民黨政府爲着表示牠的反蘇反共決心，於民國十九年還發動了一次反蘇嘗試戰爭，這戰爭在北滿一發動，雖然有日本軍事專家在滿洲里建設的鋼骨水泥的現代化戰壕，但迅速地爲蘇聯所阻止，不但沒有侵入蘇境，反而惹得蘇聯實行反攻。這件事，等到美國的聲援——嚴厲譴責蘇聯「侵略中國」的電報來時，東三省已由蔡特派員在伯力與蘇聯的交涉，成立了平等退兵條約而告終結。東三省與蘇聯又重新恢復了友好，中國雖然戰敗，但條約上，既無賠償，也無割地，更無特權。美帝國主義的「仗義」聲援，徒贏得蘇聯政府的一頓奚落：「用不着帝國主義關心。」這一次小戰爭所說明的是什麼呢？第一，前已說過，國民黨政府一方面在向各帝國主義表示反共，反蘇的誠心，企圖贏得帝國主義的青睞，以鎮壓國內的人民反抗。第二，則是國民黨政府一貫的借刀殺人的政策，因當時東三省雖已懸掛國民黨旗，而關外王之威風仍然存在，假如這一戰爭發展下去，國民黨的中央軍，自然又義正詞嚴地開入東北，驅逐着張家軍作「爲國前驅」的犧牲，從而滿足了國民黨政府排除異己的統一政策，基於這一政策，對於九一八事件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及「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步步退讓的「敦睦邦交」的「國策」，也可以看出一個大概了。那就是企圖把中國，尤其是把東北變成反蘇根據地，從而取得國際反動陰謀家的援助，以鞏固自己獨裁專制的法西斯政權。

現在，摘錄一些當時國民黨政府要人，對日寇造成九一八事件的態度：



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電：一、剷除赤匪，二、努力救災與禦侮，三、黨員大團結，四、全國下半旗一天誌哀。

蔣介石報告：守嚴整之紀律，服從統一之指揮，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此時務須勸告民衆，嚴守秩序，服從政府，尊重紀律，勿作軌外行動。

服從命令的張學良飭其部下：堅忍一時，聽候交涉。避免與日軍衝突，以維中日邦交。決持鎮靜態度，無論日方如何壓迫，始終取不抵抗主義，並對日僑予以安全保障。

邵力子語記者：中國取無抵抗態度，愈足暴露日人橫暴，國際間定有公評。

王正廷語記者：致電國聯，請主持公道，以維國際信義，靜候國聯公平處決。

張繼語記者：須取甘地不合作主義，毋須喊口號，貼標語。

又演說謂：過去打倒一切帝國主義之口號……得罪了全世界，今後必擁護一個政府……實行讀書，造才救國。

北平各要人：力持鎮靜，因日違國際公法，我取不抵抗主義，世界必有公判。

杭州黨政當局：主張暫時鎮靜。

蔣作賓電外部：對日軍在東北行動，仍持鎮靜態度。

戴傳賢報告：似出不仁不義不忠不孝的獸行，絕不能使其存留於世界，我們現在沒有什麼話可說，唯勸告大家努力做人。

國府通電各軍：堅忍沉毅，力持鎮靜，取穩健團結之精神，務須避免軌外行動……保護日僑，并切實勸

諭人民，務守秩序，聽政府爲正當之解決。

何成濬：主張力持鎮靜，聽候中央交涉。

漢口官場：勸人民力持鎮靜，以待公理解決。



滬市執委告同志：指導民衆，使不致有越軌自動的流弊。

中執委告全國學生：學生能一心一德，服從指揮，以爲全國國民倡，則國事必有可慮，外交僅應公開，軍事自有機密。

吳鐵城誡平黨部：勿喚起民衆，對日僑有軌外行動。

行政院電北平市府：保護日僑，并防反動分子乘機作軌外煽動。

北平軍警對學生：禁止學生結隊遊行，校內期會由便警參加，學生演講以三五人爲限。

青島市府電外部：力持鎮靜，切實保護外僑，嚴防反動煽惑，並與日領館接洽，雙方開誠，共同防範。

在這樣的國策下，就無怪黨國家的海陸軍副司令，在報紙上發表如此之談話了：

「已電令東北各軍，嚴禁持械出營，避免與日軍衝突，以維中日邦交。」

國民黨政府，在九一八事變後的這些作爲，所表現的當時自稱的「革命政府的革命的外交政策」是什麼呢？誰還能看見中華民國帶着毫絲中華民族的氣息？誰又能不感覺着國民黨政府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劫掠中國的傀儡政府呢？國民黨政府的要人，當時雖然那樣無恥的出賣中華民族利益，企圖英美日法德義各帝國主義承認自己的地位，承認自己也是反蘇的一員，但是這些帝國主義却並沒有賞臉，只虛與委蛇地要日軍限期撤退，另一面日本却指使漢奸走狗，成立了傀儡政府——滿州國，而國民黨外交部某要人，却得意忘形地以此欺騙全國人民了，他在九月二十八日上海新聞報上發表談話：

「芳澤已鄭重爲日政府聲明，立將現在東三省之日本軍隊，撤退至南滿鐵路附屬地，此事足證軍閥已受極大懲創……日軍佔據東三省之一幕凶劇，由此將告一段落，日本軍閥苦心經營之計劃，竟於一星期內歸於失敗。」

又一國府要人厚顏地對外記者說：「距今十二日前，日本開始破壞遠東和平，暴力侵佔東省，當時日本國內軍閥趾高氣揚，目空一切，以爲多年迷夢，併吞計劃可實行，乃不旋踵間，已不得不在國際行

## 政院宣告失敗」(十二月二日新聞報)

這些無恥的鬼話，雖然是完全欺騙人民，但也不是沒有根據的。這根據是什麼呢？那就是國聯決議限日本將軍隊撤至南滿附屬地區以內，靜候調查，而國聯為什麼有這種決議呢？主要的有兩個原因，第一，因為英帝國主義當時因金磅奇跌，至不得不採用非常手段，取消金本位制。第二，不在國聯而一向為英人視作後台的美國帝國主義國庫歲虧十萬萬金元，同時又有十六家銀行倒閉。他們自身都陷於無法挽救的經濟恐慌之中，而爭奪市場和重新分配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以挽救自己國內的經濟恐慌，因之，不容許日本法西斯破壞遠東均勢，但英美又無力在遠東與日本爭衡，所以有此空洞決議，日本自然可以不顧了。同時，日本駐美大使齋藤又向美政府說，「日本出兵東三省，是為着防止赤化勢力南下」，獲得美國的默認。所以國聯的這一決議，自然就更無實際內容了，因為各帝國主義雖然互相矛盾，衝突，但對當時所謂「世界經濟恐慌中的繁榮孤島」——蘇聯，却是一致的嫉妒的。國民黨政府衰頹諸公的得意忘形，大概也是在這些場合上——即反蘇的場合上，得到了什麼興趣吧？所以牠除了空言欺騙民衆之外，更進一步與日本領事館接洽，「共同防範」民衆的軌外行動了，但是，英美及國民黨政府，在一九三一年縱容日本佔領滿州，次年又以不抵抗主義讓日本佔領熱河，終至日本進而要將華北五省——晉、冀、察、魯、綏——特殊化，一面說作為包圍蘇聯的軍事基礎，一面（實際上）却在進行「滅亡中國」的大陸政策的陰謀了。自然，日本這種既反蘇又反共的妙策（如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日本駐美大使齋藤曾經說：「日本出兵東三省，是防止赤化勢力的南下。」）國民黨政府既然贊同，所以只有實行不抵抗主義了。可是國民黨政府的這種不抵抗主義政策，既喪權又辱國，甚至辱黨（國民黨黨部退出河北）的政策，當然不是全國人民和兵士們所能忍受的。最初，有瀋陽北大營的三百戰士誓死不屈，繼之有人民義勇軍（一九三二年改為東北人民抗日聯軍）的崛起，再有黑龍江代主席馬占山的嫩河激敵，打破了日本無敵的鬼話，還有丁超、李杜、蘇炳文的先後抗戰。華中方面，上海一二八有第十九路軍和第五軍

孤軍抗戰，再次還有在古北口，西北軍英勇抗戰。但是這些英勇抗戰，都因國民黨政府不予支持，一個個的爲日本全力進攻，及國民黨政府中的親日派出賣，所屈服（譬如一二八上海抗戰時財政部稅警團團長王庶猷地團）這些史實所說明的是什麼呢？誰也知道一方面在國內不但不能爲全國廣大兵士和人民羣衆所忍受，而且更造成國內的政治糾紛。另一方面在國際上，也增加了紛亂不安的局勢，如英美的衝突，英日的對立，英美與德義日的矛盾，同時，資本帝國主義法西斯與社會主義蘇聯間的矛盾對立更加尖銳化。這些不安與紛爭，都由東北問題發軔，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因此中國問題，尤其是東北問題，一方面成了帝國主義法西斯進攻蘇聯的跳板，另一方面也成了日本法西斯驅逐英美勢力出中國，甚至遠離東亞的根據地。日本佔領台灣時所開始的海洋政策，佔領朝鮮時所開始的大陸政策，到此時，始告一段落，亦即「滅亡中國必須征服滿蒙」的第一步驟，已經達到。一九三二年日軍的攻佔榆關，襲取熱河，俯瞰華北，開始了「滅亡中國」的大陸政策的第二步驟，於是有所謂「華北爲日本的生命線」的口號喊出。這些史實所說明的，中國問題，尤其是東北問題，在國際局勢中所佔的重要性，而在國民黨政府衰萎諸公的心目中，所佔的地位又如何呢？

## 二、東北軍民自動抗戰的經過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日本法西斯軍閥，以萬寶山事件作爲序幕，以中村事件作爲導火線，所發動的九一八事變，三歲兒童都知道是日本法西斯施行牠的大陸政策，開始吞併全中國的陰謀的爆發。九一八事變，不管在國際局勢上說，或在國內情勢上說，中國欲生存於世界，只有一條路，這路是擺脫一切帝國主義法西斯的反蘇陰謀和影響，對外聯絡蘇聯，對內實行民主，建立各民族，各黨派，各階層，各行業的人士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行抗戰。這是歷史決定的。

可是國民黨政府的對日政策，却是「不抵抗主義」。但是這是違反全國軍民意志的。因此，在日軍

進兵瀋陽之時，一切駐軍均奉命不抵抗，只有北大營的駐軍三百民族英雄，死難不屈。所以日軍進佔瀋陽如無人之境，九月二十一日吉林漢奸主席熙洽，無恥投降。由九月十八到二十三日，日軍兵不血刃，佔了遼吉兩省，十一月初日軍逼進黑龍江，爲代主席馬占山將軍，擊潰於嫩江畔，但終因彈盡援絕，經海倫退入蕪聯境，同時，東三省的民衆風起抗戰，有組織的，如中共所領導哈爾濱的龍義勇軍，遼南義勇軍，呼海支隊，安東義勇軍等等，有不甘屈辱的國民黨員領導的，如朱霽青所活動的譚鐵軍，有東北將領所領導的如李杜、丁超、蘇炳文諸部（後來退入蕪聯）的正規軍，也有自發的，如綏林出身的小白龍，蓋天紅，三江好等的抗日義勇軍，又如地主出身的土龍山保董謝文東，樺川佳木斯的周會長，則起於松花下游。這些義勇軍，起初均各自爲戰，不久，即感覺聯絡的必要，於次年（一九三二年）由中共發起，成立東北抗日聯軍，組織抗日的民族統一陣線（這個名詞，是當時東北義勇軍發明的）。一時，東北三省整個的佈滿了民衆保鄉復土的武裝力量，發揚出中華民族的堅強不屈的精神，與英勇爲國的抗戰力量，但是國民黨政府不僅沒有絲毫的援助，而且東北黨部，特別是哈爾濱市黨部配合著國內反共高潮，會屢屢發動分裂統一陣線的運動，或提出「殺盡一切日本人」，和排斥韓國人的口號，如「打倒日本走狗高麗棒子」口號，以分解東北中韓民族的反日聯合戰綫，及消滅左傾反戰日本人民及兵士的同情，甚至有時還配合日軍打擊義勇軍（如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間在一面坡附近的戰役）。如果說國內對東北義勇軍有援助的話，那只是一般愛國人士，熱情捐助的一些款項和鼓勵。

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不僅不能阻止日本的侵略，反而招致上海的一二八之役（一九三二年），英勇抗戰的第十九路軍及第五軍，支持月餘之久，終於王庚（財政部稅警團團長）獻地闔，及政府不予援助，而被迫簽了停戰協定，一九三三年一月日軍攻佔榆關，佔領熱河，及察東沽源，當時西北軍之長城抗戰，喜峯口之役，均爲有名的抗戰號召，其次一九三六年綏遠抗戰，還一度收復百靈廟，漢奸汪精衛，以行政院長名義連電強迫停戰，爲大家所周知者。這些抗戰紀錄，無一不是違反著國民黨政府的

命令，結果彈盡援絕，同時又因以局部力量，對抗日本全力進犯，而遭受失敗。但這却也粉碎了當時朝野黨政名流的唯武器論，「中國必亡論」，提高了中國廣大人民羣衆民族自信心，開闢了七七抗戰的先河。

就是七七事變後，國民黨政府退到武漢時，也沒有忘記與日寇妥協投降，放棄東北的可恥企圖，大家還記得，當時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爲中間人的和平空氣中，所傳說的國民黨政府要求日本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狀況的條件，後來爲汪逆精衛所證明。他在一篇著名的文章——「舉一個例」——中，列舉了討論日本條件的國防最高委員會的開會時間，地點，出席人，至於討論內容爲：國民黨政府要求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狀況，日本方面則要求承認滿洲國華北獨立，華中特殊化，華南重要港口由日本經營等等。對於汪逆這一篇文字，國民黨政府未與否認，事出不爲無因，而所謂「恢復七七以前狀況」，當然是放棄東北了。這些祕密的歷史，不僅證明了國民黨政府對抗戰有些什麼供獻，同時也說明他們心目中，過去的東北九省佔有什麼地位。

但在內地，全國人士的一致呼籲國內和平團結，一致抗日，響徹雲霄，國民黨政府竟沖耳不聞，迫得廣大人民及政府下級官吏，兵士，更繼之行動。首先值得敘述的，厥爲北平學生南京大請願，而國民黨政府，對於這些愛國學生，除了實際殘害和屠殺以外，中央社反譁竊學生爲「自行失足落水」，其次爲中共北上抗日，但政府不唯不予以便利，反到處截擊，今日市面流行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即國民黨政府壓迫人民抗日的血寫史實。中共當時的宣言，要求停止內戰，要求全國團結抗日，是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而國民黨政府竟喪心病狂，誣爲匪，爲寇，欲一舉而兩滅之，誠不知是何居心，直到洛陽軍事會議，西安事變，張學良將軍陳兵以諫，蔣介石先生才醒悟自己壓迫抗日運動的罪行，但至今仍把張學良、楊虎城等兵諫的將領，拘押不放，以表示頑固的威嚴，不知這些罪行，是有每一個人作鑿證的。再其次則北平一二九的學生運動，表示了全國人民要以血來洗清國民黨政府爲中華民族所製造的污點。

了。這些莊嚴偉大史詩似的人民行動，才迫得蔣介石先生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企圖在蘆溝橋製造另一侵略口實，而馮治安等西北將領及兵士，自動闢起抗戰時，才發表蘆山談話，揭開七七抗戰的中華民國的偉大歷史篇章。

很明顯，所謂東北問題之所以造成，實由于國民黨政府的對內政策，始終堅持着一黨專制的獨裁政策。因為這樣的政策，所以就否定了國父地方均權制的原則，硬想實行武力統一；到了武力有盡的時候，就陰謀利用國際的矛盾，以挑撥國際糾紛來進行對內政策，甚至甘作國際上反動集團的戎首，來圖謀完成自己武力統一的迷夢。在這樣的政策之下，自然更不顧及廣大人民羣衆的死活了。這情形，不僅對東北問題如此，就是對國內問題又何所不然。國民黨統治中國二十年，這二十年來，那一天沒有戰爭？那一時又沒有糾紛？在人民心目中，「國民黨」這名詞，簡直成了戰爭與痛苦的代名詞，難道還不明顯嗎？

## 第二章

# 東北問題所反映的中國國際地位

### (一) 追憶孫中山先生

如果不是國民黨官家的宣做機關在東北問題上進行了普遍而有系統的鼓動煽惑，而且反映出國民黨內有組織的反動集團正在用盡氣力佈置下一連串的陰謀，希圖造成國內的分裂，一方面挑起盟國間的猜疑，好再在人民的災難中滿足他們貪狼無知的狂慾；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實在不想在這艱難成就的一點協商和平的現狀下提出前章所敘述的舊賬。無情的事實，冷靜地指陳着他們從前對大好的東北是怎樣地漠不關心，視同「化外」，到今天偏野心別具，說來彷彿真的只有他們纔有「愛國」赤忱。其實這種「愛國高利」式的作風，國人領教已久，早就希望他們只作一份誠實的公民，不必多告奮勇。就連他們黨內有良心的有識份子，也箝制在他們的淫威之下，疾首痛心，本來是一份光榮戰鬥出來的政黨歷史，偏教他們糟踏得羞辱萬端。

到這裏我們就不能不追憶國民黨已故的總理至今仍為國人所愛戴的孫中山先生。這偉大的國民導師盡率異生，前半生大體上幾乎是孤軍苦鬥，晚年積累苦痛經驗改組了他所領導的政黨，釐定了聯俄容共與農工的三大政策，作為推進國運的光明指針。直到彌留易簀的晝夜呼聲，他喊出的是「和平，奮鬥，救中國」。這巨大的巨眼，早知道以中國的境遇在并世諸強中只有闕然後起的蘇聯纔配作中國可靠的朋友。立國有立國的一整套精神與作風，誰像我們老是什麼「以農立國」，「以四維八德立國」這一套烏

烟瘴氣的東西，永遠自甘於原始農業生產的殖民地與封建腐朽的境遇。人家的革命勝利還後於我們的辛亥革命七年，如今得到的是怎樣的成就？孫先生的不肖門徒們，憑藉他的寶貴遺產而背棄了他的訓示，竊據國政二十年到底作了些什麼事？幸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大體上這是一個進步性的力量戰勝了反動的國際強盜集團，不然，中國這一塊肥肉還不知道教國民黨鬧成一個什麼局面！這一批貪狼無知的「愛國份子」偏恨這局面不能造成，正百計千方地想往變中國為國際戰場的死路上推動。孫先生真的在天有靈，不知道該怎樣地咬牙切齒！

至於容共與農工的政策，也正是孫先生積累半生失敗的經驗，看出了唯有下着人民大眾纔是救國的柱梁，代表農工的共產黨在當時的國際威逼之下需要他的政黨來「容」，同時廣大而落後的工農也需要他的政黨來扶植。到今天事隔二十多年，共產黨員被他的門徒屠殺得愈勸愈緊，不屑於聽國民黨「容」納，而自成分庭抗禮的大黨。至於飽經國民黨壓榨的工農早製造出多少精練的民衆爲這批孫先生的不肖門徒們畫像。孫先生的偉大，早在人民的眼裏和他的不肖門徒們分家，到今天還在進行他那「和平奮鬥，救中國」的臨終遺訓，而且奮鬥的依據，不是口頭上而正是實施的三民主義。

孫先生眼光中並沒有什麼東北問題，那不是整個中國問題的一部份。只有他的不肖門徒們攙搗國政二十年，到今天還留下東北問題來，而且還在那裏假借這個問題與妖作怪。當政的國民黨員們，還記得你們的總理在民國十三年十二月二日路過日本門司時答復新聞記者的話麼？他說，「中國一日沒有完全獨立，我便一日不情願做大總統。」這也就是說，中國一日沒有完全獨立，他便一日沒有完全獨立的身份，爲國家効力。到今天如果真的在東北還有主權獨立的問題，你們當政這幾年數不知道反省自責，還喊使你們挾持之下的無辜人民在街頭大聲大叫地問誰？

## (二) 東北問題的國際意義



一個國家如果有一部份領土居然成了國際紛爭的問題，那就是這個國家的不幸，說明這個國家自己的力量照應不到這一部份領土，惹得國際間多是非。自然，如果整個國家都成了國際問題，那更是這個國家的大不幸了。「巴爾幹問題」佔了近代國際政治史上的偌大篇幅，是屬於後一種性質，而且規模更大，包含了好幾個國家。希特勒製造了的什麼「蘇台德問題」，英德爭持過的什麼「波蘭走廊問題」就和「東北問題」是同樣的性質。

又例如外蒙古在北洋軍閥統治的時代，除去受盡了統治者本身的壓榨外，還由他們牽引些國際冒險家們在這一片土地上鬧得不得安寧，所以二十年前的國際輿論上常常也鬧「外蒙古問題」。是由於這樣中國的不長進，逼得外蒙古人民尋求友好的外援，安定了一份埋頭精進，日趨繁榮的人民共和國。國民黨政府的北伐戰役完結了以後，從來也沒有聽說盡過什麼努力招致這老弟兄民族回到中華民國的大家庭裏來，而國際新聞上就慢慢隱隱了「外蒙古問題」的字樣。到去年中蘇同盟條約訂立的同時，國民黨政府聲明，算是由他們負責從中華民國的地圖上塗去了這一片版圖。還虧國民黨政府厚顏說得出口，裁湮了偉大的孫先生，說什麼這正是奉行他的「民族主義」！我們現在提起這件公案來，並不是姑息外蒙古人民的獨立，人家進步了看不起我們，不願意和我們的地圖共一樣顏色。我們尊重外蒙古人民的意志，為他們欣喜之餘，只有增加自己的慚愧；為什麼我們的國家就如此不長進，如此度量狹隘，容不下這兄弟民族呢？

至於東北，自然是我們一部份祖宗多少年堅苦墾殖出來的領土。但其所以特殊地成為國際問題，正因為它背負著有一串我們的國家力量照顧不到的傷心史。到今天我們自己的力量仍然不够，正待萬分慎重地處理，不要讓可能有的新的國際矛盾在那裏尋求漏洞，闖出不可收拾的災禍，替人家冒失地亂放野火，火着起來之後，我們自身先就教人家推進火場裏面燒死。這就是東北應該本無問題，而教我們國內的反動集團冒喪失地居心挑禍，借題鼓動煽惑的情形之下，我們所萬不能不加千百倍警惕的。

詳述東北的傷心史，不是這小冊子的事體。這裏只就演到現在局面而與國際有關的扼要敘說。一翻開中外條約史，最初侵入東北的外力是沙皇統治的俄國。到甲午中日戰爭朝鮮不受中國約束以後，新興的日本又大踏步地闖了進來。兩份侵略暴力的角逐，俄國在國前六年的日俄戰爭，中國的主權被蹂躪得更不堪聞。而當時的滿清政府只顯得鎮壓關內的人民，放鬆放任也是他們祖宗的鄉邦，公然聽外人爭域據地，自己却袖手旁觀，這詭譎守土的封疆官吏「嚴守中立」！誰都記得近代日本興起的國際因素是「英日同盟」；同時日俄戰爭後和約簽字的地點是在美國，這時間距離美國海納翰國務卿宣佈所謂「門戶開放」政策之後只有七年。所以英美的勢力從此也就更顯露地在東北土地上徵逐。待到蘇聯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退出了這一片國際侵略競賽的地區，那裏就主要成爲日本大陸政策的登陸橋梁。「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北一旦斷送於「不抵抗主義」之下，更進一步淪爲日本獨佔的殖民地。直到這一回中國抗日戰爭的尾期，蘇聯應中美英三國的請求五路出兵攻入，半個月的工夫擊潰了曾經「不可一世」的關東軍；事隔二十八年，俄羅斯民族以新意義的強國姿態又回到這個地區，這纔又整個改換成東北的新的國際局勢。先後淪爲半殖民地以至殖民地四十多年的這一片疆土，到今天，像整個中國情形一樣，是仰仗着人民抗戰意志的堅定以及盟國軍事力量之擊潰了敵人的戰鬥力，這纔完整地又歸入中國的版圖。

但是，國際關係的較量，終於仍是力的競賽。這「力」并不簡單指的有形的武力，其中還包含有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力量的總和。今日中國處理東北問題的國際意義，性質有一部份異於從前。就我們的看法，這意義應當是（一）提防日本侵略從這「橋梁」上再起，（二）提防資本主義國家角逐的再現，而尤其急迫的，是（三）千萬不能教資本主義國家利用我們的國力未充，利用東北的長期國際糾紛歷史，借光作爲爆發新的國際戰爭的藉口。這就是今天東北問題在國際關係上最中心的題目。

關於第一點意義，去年八月締結的中蘇同盟條約裏的第三條，載得最爲分明：「締約國在對日本作戰停止以後，共同採取其他所能及之一切措施，使日本無再事侵略及破壞和平以可能。締約國一方有被

日本攻取，不得已而與之發生戰事時，締約國他方應立即盡其能力，給予該作戰之締約國一切軍事及其他之援助與支持。」像這樣願和中國平等地防止日本再興禍害的既明白且確的條文，到現在還只有這一份「宇內孤本」。

關於第二點意義，正惟其東北是處在新的意義的國際局勢之下，所以我們就應該有一份新的處理方法。可憐這一片教外來資本主義蹂躪到體無完膚的國土，好容易今天翻過了身來；懲前毖後，正好在這一片本是錦繡的河山上面，認真推行孫先生留下來之民生主義，那裏比起中國其他半殖民地性的地區來，是具有更好的條件奉行孫先生的遺教的。

至於第三點意義，確乎是比較迫切的問題。本來按舉國人民同心同德所催促而成的政治協商會議那種和平協商國是的辦法，東北問題正是中國整體的一部份，內政仍舊協商處理，外交也應該是和平途徑，原不是特殊性急如星火的事。偏偏有那麼一批自稱「愛國」的「高明」人物，不知道是受了幕後人的牽線，抑或是聽到了某種風聲這就奉若神明地望風響應，儼然東北就「危地且夕」，非「鐵血收復」不可。甚至那位著有「花溪閒筆」的儒雅大吏，現在官拜國府「文」官長的，也說是「政府不惜一戰」。文官能戰，真是滿朝知兵，區區東北，何愁收不回來！回想起「九一八」以後那一份老成持重來，這勇怯的懸殊，實令人無法相信正是同一個朝廷的表現。抗戰一定要到盧溝橋纔是「最後關頭」，現在到底是不是又到了一種「最後關頭」呢？難道中國真的已經算是一份強國，配得上清算國際的是非；抑或從前對日本是「見小敵怯」，值不得和牠計較，而今天對蘇聯是「見大敵勇」非較量一番不可麼？——總之，教他們這麼一陣子鬧下去，我們人民倒是不得不小心了。

### (三) 兩月來的國際動盪與東北問題

從國際意義上看去，這到底是些什麼把戲呢？

我們先看看美國的官方：——

辛勒的馬歇爾將軍在中國促進和平團結的高貴成就，盡在不言中的事實成績表現出來：停戰令行之後，接着又完成了整軍協定的簽字。惟其如此，愈加令人尊敬這和平使者的個中甘苦。他連階段的成功的高興都不肯表示，想見工作的沉重。——這裏又令我們懷念起史迪威將軍，他沒有背着「特使」的令牌，費的辛苦想來應不低於馬歇爾元帥，但却遭遇了無情的失敗，結果他也是一樣的無言，而只有辭謝中國政府頒發的勳章一個舉動上得到了一點意見。

另一方面，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在決定由莫斯科返國之後曾於一月二十三日被史大林邀見。二十五日哈里曼由印度到達重慶，立刻與蔣主席和馬歇爾作通宵的密談。這意外的訪問會引起許多揣測。根據合眾社舊金山訪員懷特的報告：「中國政治協商會議的僵局是在哈里曼到達重慶之後才打開的。哈氏當時會把蘇聯的態度，坦率告知中國當局，其意見包括如下三點：（一）重申蘇聯在建立統一的但更為民主的中國的政策上，決與美國採取共同態度。（二）此一合作，全視國共衝突能否停止。（三）此一合作，又視重慶向來分裂美蘇與陷害雙方的政策能否放棄。」

像這樣，美國官方對於國際以至中國國內的和平的態度與努力，總算作到令人絲毫無可置疑。直到二月上旬，美國的議會以及一般輿論也都默無間言。

到這裏，我們的眼睛試轉一個角度，看看倫敦的情形：

在去年十二月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獲得圓滿成功的時候，倫敦保守的集團就發出了怨對的聲音，說是英國受了欺侮，中東問題未得協議，這是美蘇兩國佈置好了的「中東慕尼黑」事件。到了今年一月後半聯合國大會場上貝文和維辛斯基的幾度大舌戰，勞工黨的外相甚至於說出這樣的話：「世界和平之真正危險，乃在莫斯科的不斷宣傳」，這口吻頗令人回想起希特勒，但同時也就看出大英帝國已經到了朝野一致的外交重點來了。

接着，那位以保持帝國光榮傳統的神聖大任自許的邱吉爾先生，也是堅持保守原子彈秘密的邱吉爾先生，在二月十日翩然飛到了大西洋彼岸的大國。這位曾經受盡了張伯倫首相奚落說他「只懂得打仗而對於政治究竟差池」的大人物到了華國之後，雅爾他密約於二月十一日，這正是密約簽定滿一週年的日子，同時在三強的首都宣佈了，加拿大的原子彈秘密間諜案也於十五日暴露了。二月二十日重慶大公報的社論所述國際和平的黯淡時說「而原子彈間諜案恰巧在此時發生」，真的我們也覺得奇怪，「爲什麼恰巧在此時發生？」儘管美國政府對這案子力示鎮定，然而最爲這位「世界之偉大公民」所理解的奧論却就鬧得沸沸揚揚了。東北問題也就這樣沸沸揚揚地被提了出來，逼得剛剛在聯合國大會說過「聯合國曾在戰時團結一致保持他們共同的目的，聯合國現在也應該仍舊團結一致，保持他們共同的和平」的貝爾納斯也不得不忍心重申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這不是「保持非同的和平」而是強國之間的維持均勢；反正門是得打開的，大家請便，但是也要容容氣氣的。照理這「門戶開放」一辭對於我們這「強」並不能算是一件體面事，然而這「重申」可成爲中國官方宣傳的連城至寶，驅鬼神符！

好，門是打開的，自己不成材，大家落得拿你不算數。長春蘇軍司令的聲明：蘇軍撤退，決不後於美軍。美國議會的快悔：雅爾他會議時美國估計錯誤，關東軍的擊潰何必更勞動蘇聯。這一套美蘇對壘的調子慢慢就讓我們聽到。聲音從東北上空飄去飄來，說的都是地面的東北。可哀的東北，你怎麼又溫習了噩夢？至於地面那些磨拳擦掌的中國人，跳着彈冠相慶，豔說「黨的重生之機」，這情形豈是「可哀」兩字所能表白？我們熟悉的阿Q登場了：一面熱辣辣的自打身光，接着就忻然自慰，打的並不是自己。

鬧場鑼鼓響得差不多之後，那位護國元勳而却被厭惡保守黨政策的人民打了下來的邱吉爾可正面出場了。據米蘇里富爾敦三月五日路透電：「英國前首相邱吉爾氏，本日發表其具有歷史性之演說」，而據六日倫敦路透電的記述，這「歷史性的演說」第一個要點就是「遠東方面，尤其是中國東北之展望，

實令人不安」。好一個慈悲心腸，東北關你什麼事？好一個「歷史性」，三字挑撥，真够刀筆的陰狠！寄語翻雲覆雨的邱吉爾，中國抗戰失去了一切海口的時候，你曾經封鎖過滇緬路，想扼殺整個的中國，今天中國東北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叫你這樣關心？你的帝國傷心的是「心臟地帶」的中東不讓你們稱心擺布，你想在東北搞什麼鬼！「帝國傳統」誠然是「光榮」，只可惜帝國和開下一樣，春秋已高，這回你却要好好當心，提防閣下和貴帝國一齊不諱。

#### (四) 查一查這局面的來源

從上一節的敘述，中國現在所處國際地位是怎樣地低落，算是由東北問題暴露得淋漓盡致，無法掩蓋了。我在前面說過「東北在溫習噩夢」。其實，整個中國又何嘗不然。既然貝爾納斯被美國孤立派逼迫得非重申「門戶開放」政策不可，那就是說，就孤立派的意思，中國無非還是舊中國而已。但是歷史總在向前進行，從來沒有一種戰爭可以不變更歷史的舊貌，何況還是內容具有如此豐富意義的這第二次世界大戰。所以，所謂「中國還是舊中國」者，只是指的國際地位的真正分量而言罷了。

世間沒有無因之果，所以，這局面的來源必須清查一清查。查明白了也好讓大家心裏有數，不致於迷糊地一心住在「四強之一」的幻境，以為憑這幻境就可以自大起來，遇事都要求一份單相思的臭體面，遇事都可以不顧來由，截斷歷史去處理。那樣終於還是自己喫虧，後悔無及。

中國抗日戰爭這一場大事是怎樣推激而成的，每一個有記憶而有良知的人都能明白白地說出。那就是：一方面是蓄意而且準備周全了要併吞整個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一方面是堅定忠貞，督促着命令着自己的政府非給日本以全面澈底的打擊不可的愛國的中國人民。當時國民黨政府如果不接受這督促和命令，就只有投降敵寇的命運，反之如果它接受了這督促和命令以領導抗戰，它就仍舊可以維持它的統治。至於其他國際的列強，當時只有波格莫羅夫大使代表的蘇聯肯向自救的中國伸出同情的援手。

全面抗戰就是這樣在全國人民支持國民黨政府，和外援只有蘇聯幫助的情形之下爆發與展開了的。初期全國人心的振奮鼓舞，精誠無間，戰士的只知爲國，不顧身家，以及冷視旁觀的國際人士之咋舌驚嘆，刮目相看：此情此境，一個有記憶而有良知的人現在也還都能清清楚楚地說出。

直到強盜的軸心集團毒欲高漲，瀰漫六合，推動了保衛人類尊嚴的「世界兵工廠」裏面的車輪以後，中國的國際聲價纔始陡然提高。三十年十一月美國馬格魯德的軍事代表團在重慶成立了訓練與裝備中國軍隊的協定，光明與黑暗搏鬥擴展爲全世界性的規模。再到珍珠港無恥偷襲的事變發生（三十年十二月），巴丹半島的喋血失敗，（三十一年四月）中國人民的道德聲價，更爲英美國內所普遍謳歌。史迪波將軍的中緬印緞區美軍總司令及蔣委員長的那軍參謀總長的大命，也由白宮裏頒發出來（三十一年一月）。儘管史迪波的工作在中國遭受了多少人事的阻撓，由多少美國新聞記者代他向美國人民伸訴了委屈，畢竟由羅斯福總統着在中國人民的份上，約集了一場開羅會議（三十二年十一月）。東北之能得歸還祖國的懷抱，就是這一場會議的成果。

不幸我們的好境不常，噩夢的轉機開始。這裏最好借用人家的鏡子，照一照自己的尊容。我想轉抄幾段紐約時報記者艾金生在三十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的紐約時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

「紐約時報」是美國銷行最廣的一份，以最能反映美國多數人民的意見著稱，艾金氏是決不會靠虛布生活的。

艾氏的這篇文章，是當年美國記者伸訴史迪波將軍的委屈的最後一篇，寫作的地點是重慶，而發表之前還經過華盛頓陸軍部新聞檢查處的刪改的。文字中有一段說：——

「對中國來說，史迪波的去職，正表示着一個垂死的奄奄一息的反民主統治權的政治勝利。這個統治，要求保持它的政治最高權力，比驅逐日寇出中國還更爲深切。美國現在正不幸幫助着這個統治權，而這個統治權已在中國日益被人鄙視與憎恨。這個統治權，設了三個特務組織和許多集中營以對付愛國

人士。這個統治權，正在壓迫言論自由和抗阻民主勢力。」

「爲什麼說這個統治權會『奄奄一息』呢？因爲，艾氏又說：『蔣介石所統轄的大部份軍隊生活很壞，而且其受虐待的情形，令人咋舌驚心，有些地方，農民直視軍隊爲盜賊。今年春天，河南農民在日本攻勢中起而反攻中國的軍隊，爲了報復這些軍隊在荒年中掠奪他們的糧食的橫暴。』這些話溫習了當年河南大平原與湘桂戰場上軍事大潰敗的理由之一面。」

「對於減輕這些景象，一事都沒有做，其原因就是蔣氏決定保持他的反動集團當權。……：他只有與盲目服從他的夥伴在一起的時候，纔覺得安全。」

艾氏又說：「史迪威解職的決定，對於中國，對於美國，以及對於遠東同盟國家的作戰前途，都有極深刻的影響。它可能就表示，美國業已決定，從此不再把中國估計在反攻陣營當中了。」

艾氏最後結論說：「現在史迪威已被永遠和他作對的政治力量趕出中國，而美國則等於默契在事實上與精神上都不民主的統治權，這個統治權不能代表中國人民，而中國人民才是美國的真正盟友。」

溫習了上面這幾段話，我們就不難理解在這些話說過了之後一百天，那個現在激起了中國的所謂「愛國家」們的「憤怒」的「雅爾他祕密協定」，就由曾經召集過開羅會議的羅斯福總統參加了三人之一的簽字。我此刻轉抄了出來，並不是爲了刺激我們的自尊感情，而是爲了要平心靜氣地理解當前局面的來源。人家作戰是一件嚴肅的大事，不像我們「大度」，在作戰期間都可以友敵模糊。回想祕密協定簽字的當兒，那三位執筆的巨頭該都有一種心頭的默契，他們不只對於中國政府作戰到底的能力絕望，而且對於中國政府作戰到底的誠意也動搖了信心。不料今天我們的無黨無派的「賢達」如傅斯年先生竟爲這協定傷心，說是「此等在患難中處置盟友之惡例如何善後？」傅先生還記得艾金生的話麼：「這個統治權不能代表中國人民，而中國人民纔是美國的真正盟友」。我們的人民被政府賣掉，只能贏得人家的哀憐，而人家却不能不忙自己的事情。賢者嚴於查己，達者不怨天不尤人，傅先生失眠睡不好覺，怎好



推賴到牀不好來？牀是一張冷酷無情的牀，睡不着覺干不了它的事。難道賢達如傅斯年先生，竟天真到不懂得國際間的關係是力的對比？失眠中只有急燥動感控制不住理智的人纔去捶牀，而善持理智的人，是會別尋失眠的道理的。中國人沒有理由替雅爾他協定辯護，却不當不清查這經過的來由。

至於蘇聯，它不是一個謎樣的國家。蘇聯今天的強大，具有無比豐富的經過來由。它是一個消滅了階級矛盾的國家，所以它國內已經沒有七七八八的糾葛。它在世界上成立之後，對中國是第一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國家；中國反帝反封建的北伐巨業，蘇聯是最初而唯一贊助支持的國際友人；抗戰初起，蘇聯又是第一個伸出手來援助的國家。至於對於整個世界，國際反蘇十字軍要扼殺它的生存，蘇聯自然要反抗；反抗勝利了之後一埋頭就是三個「五年建設」；建設惹起了人家的嫉忌，蘇聯是「集體安全制」的創議者與最熱心呼籲的國家；待到大禍臨頭，它完成了史無前例的光榮戰績；熬過了大戰這一關，沒有人再否認它的強大。它在今後國際的中心任務就是穩定世界和平，尤其是尋求親善的鄰邦。這一連串的立國作風，條理謹嚴，不必要了不得的本身就看得出其中的線索。蘇聯在它國境的西鄰一切都佈置得和平妥貼，爲什麼在東方就會一定變得不可理解的狴犴，今天偏要欺侮我們這一個自它有史以來一直善意相待的鄰國？如果中蘇友好條約中已經由國民黨政府訂下了損傷中國主權的條文，我們人民正應責問政府爲什麼不能取信於友邦，偏要留下路權與港權與外邦共管？如果這條約的中心意義是在於防止日本侵略的再起，爲什麼我們不能取信於友邦，只須友邦幫助我們建立一份足夠自衛與共保的海軍，到萬一有事時我們的旅順軍港好和友邦的海參威互相策應？中蘇結成了親愛互助的友邦，國際上還有誰敢在東北哼唧半個字？話要談到這裏，還有什麼東北問題之可言？還有什麼東北問題之可言？

### 第三章

## 東北問題和全國民民主化不可分離

顯然的，東北問題的嚴重和所謂「東北陰雲」的擴展，絕不是有什麼「新帝國主義」在施行「侵略」，絕不是有什麼「傀儡組織」在造成「東北特殊化」，更絕不是有什麼「第二次九一八」在醞釀或出現。國民黨中反對中國向和平民主團結這總的方向發展的反動份子們，在東北問題上長時間的陰謀佈置，特別在二月中旬以後，利用官方和在官方控制下的一切宣傳機構，利用各種系統的全體特務組織和人員，大規模造謠誣蔑，叫囂煽動，和威脅利誘純潔愛國的青年，甚至最無恥的聚眾動武滋事，以遂行其使中國人民對民主黨派猜疑，使中國各黨派間的團結分裂，使真誠的盟邦與中國不和，使政治協商會議的一切決議和成就歸於泡影的陰謀。這些才真正是東北問題嚴重的所在，真正是「東北陰雲」之所以能擴展和迷漫至令人憂慮的程度原因。

嚴重的東北問題是陰謀製造出來的，是國民黨反動派企圖破壞和平民主團結的總計劃中的一部份和一個步驟，更具體的說，是重慶滄白堂事件和較場口血案的繼續和擴大。昆明中央日報登載的二月十八日「本報重慶專電」說，「此間若干別有用心份子，雖欲以較場口事件轉移國人視線，然終不能掩飾東北局勢的嚴重性，陪都各中立報紙，今日咸著文，對東北特殊化有所評論」。這才真正是不打自招，句句道出自己的詭計。因為任何人都清楚知道，較場口事件是誰發動和製造出來的，若是沒有二月十日那天的強奪主席和預先伏埋下帶着鐵棍子的打手動武，就是有人「別有用心」，也不能憑空「轉移國人視

線」吧。至於「東北局勢的嚴重性」是不是真嚴重，或嚴重到什麼程度，是極容易明白的，因為「中立報紙」都「著文」，「有所評論」了，只要看看這些「中立報紙」都是什麼報，和「評論」了些什麼，一切問題就都可以顯露了。中央日報的專電中所提到的「中立報紙」有三個，是大公報，益世報，和時事新報。這三家報紙，頭一個是「大公」還是「大私」是早有定評，後兩個的一貫立場鮮明的言論，也早就自己說明了是「中」還是「偏」了。而且似乎可以略略提到的，是這兩家報紙和蕩掃與世界兩報，在雙十協定前，內戰危機最高漲的時候，一同受過蔣介石先生的親口讚許，認為是比重慶中央日報還敢講，敢罵。自然，敢講敢罵的道理是竊取了「中立」之名，造謠之後，可以不負責任。話說回來，這些「中立報紙」對「東北局勢的嚴重」到底評論了些什麼呢？益世報和時事新報除了中央社轉播它們的「言論」可以出出風頭外，在重慶是每天銷不到兩三千份的，其影響之小，與不得人心之甚可以想見，這裏不必再浪費時間多講。值得駁斥一下的是大公報，下面來看看大公報在二月十八日是怎樣先發一炮。挑起「東北陰雲」來的吧。

表面溫和而實際是富於煽動性的大公報二月十八日題為「東北陰雲」的社論，劈頭列舉所謂「交織成」的「東北陰雲」的七件事情，這七件事是，（一）蘇軍違約不撤；（二）政府接收東北工作停頓；（三）蘇聯新要求；（四）張莘夫被殺；（五）外蒙獨立後，新疆不寧，又有「東蒙人民共和國」的醞釀；（六）雅爾達密約；（七）中共提出解決東北問題的原則。這七件事情，若不接觸實際真相，而僅加以渲染，再用些抗戰「賭國運」的目的是為了「保全東北」，「東北是中國的領土，應該由中國收回」，「國軍在東北遭遇如許困難與限制，請問共產黨軍隊是怎樣進入東北的？」這類在真相不明中極易刺激狹窄感情於一時的句子，是很可以攪亂一般人的頭腦，而信服的以為「當前東北問題不是單純的內政問題，要解決先須把外交局面澄清，領土主權收回了，然後才談得上內政形式的問題」的結論是對的，而盲目跟着反動派們喊，「蘇聯今日參戰，日本明日投降，蘇聯大軍源源進入東北」，蘇聯對擊潰日本毫

無功勞，只是得了便宜，佔了東北，飛機扶植起傀儡政權，傀儡軍隊；這樣再推論下去，自然是解決東北問題，首先必須反對蘇聯，「不惜一戰了」（吳鼎昌的話）。

大公報對反動派們所盡的功勞的確不小，「東北陰雲」這一砲真打响了。跟着它這一炮，加上噓囂們的敲鑼打鼓，和主要的是特務份子的全體總動員，號稱兩萬，實際是用欺騙和威逼利誘的手法組成的重慶七千多人的「大遊行」搞出來了，乘著熱勁兒，打人職業家們把新華日報和民主報也搗毀了，大公報的豐功偉績，反動份子應該是永誌不忘的吧。

可是，大公報這套煽動性的把戲，雖然立了大功，但却是經不起揭穿的。它劈頭提出來作為立論根據的七件事，若是和事實對照一下，整個可以說是不值一文的。因為所謂蘇聯新要求，新疆東蒙獨立的醞釀和張莘夫被害這三件事，不是虛構，就是血口噴人，故意製造出來煽動人心的；政府接收工作停頓和中共提出解決東北問題原則兩件事，實際上是一件事的兩面，是應該冷靜研討的解決東北問題的中心，而這又恰恰推翻了大公報的結論，而證明東北問題實質上是內政問題；雅爾達密約和蘇軍撤退兩問題，則是反動派們找到了機會，借題發揮，藉以將東北問題變成反蘇的外交問題。

七件事既然可以分成三類，我們就分三方面剖析一下。先說三件純屬造謠的。蘇聯提出新要求是十四號發世報首先發表，而經所有國民黨報紙轉載的，但是後來却為外交部情報司所否認。大公報本身明知這件事是無中生有，所以在那篇社論中，對這件事是加上一個「傳」字。試問，既然是「傳」，怎麼可以拿來作立論的根據呢？大公報居心何在，還不一目瞭然嗎？發世報對這件事首先發難，顯明的是國民黨利用不負責任的報紙製造反蘇和挑動東北問題的藉口，這是有計劃的一連串的陰謀的第一步，這樣「侵害中國主權」的大事，代表官方的中央社，不敢拍發，反動派的馬脚不是彰彰在目嗎？新疆不寧，「東蒙獨立的醞釀」，是被大公報和東蒙獨立接連起來，而拿來陪襯東北問題的，意思是蘇聯煽動外蒙獨立，侵害了中國主權，現在又來煽動新疆東蒙，甚至東北了，中國人應該趕快奮起力爭，反對蘇聯呀

但是，事實終究是鐵的，是不能被無根據的煽動詞句所搖撼的。外蒙人民共和國獨立是外蒙人民投票一致表決的，若還說是不能代表民意，而是蘇聯從中作祟，那請去問監視外蒙投票的中央大員雷法章，想來他是可以作負責的證明人的。東蒙問題是怎麼回事呢？不必引證莫德惠說明的真相，因為傅斯年見義勇爲，在大公報「中國要和東北共存亡」一文中，代替莫德惠否認過，（注意：莫氏自己並沒否認。）我們來看另一種比較「信實」的材料吧。這材料是二月廿五日國民黨系統的報紙——上海申報登載的東蒙古代表瑪尼巴達拉二十三日在北平的談話，談話原文幾句是：「東蒙自治機構係在兵荒馬亂中基於地方需要而成立，蘇聯並未幫助，亦未加干涉。共產軍距自治區甚近，但未進入該區，亦未干涉蒙旗之事務，東蒙人民衷心擁護扶助弱小民族之三民主義，其他主義則非蒙人所樂從，東蒙人民甚望中央本總理扶助弱小民族之遺教，對內蒙問題作一解決，東蒙自治政府之成立，並非意圖分裂。」這是國民黨報紙上發表的東蒙代表自己講的話，恐怕誰也不能够挺身而出，自動代表人家來否認吧。從東蒙代表的談話中可以看出來，東蒙自治政府不是蘇聯或中共把持下的政府，是不是要和中央政府分離，造謠生事者，大公報自然在其列，看了這段話真不知怎樣自解。無巧不成書，新疆問題在這時期內，新疆自己的人也發表了談話，蘇聯在新疆的所謂「陰謀」，也因之澄清。這談話是哈密回部頭等扎薩克雙親王府大都統堯樂博士二十三日來渝出席國民黨二中全会，對重慶新民報記者講的。他說，新疆民衆對祖國愛護極爲熱烈，自遜清以來之所以屢次發生不幸事件者，皆「官逼民反」所致；因此，他這次來渝，準備向二中全会提出兩點：一是請中央派遣新疆宣慰團，二是請政府派員前往新疆，發回民衆被沒收之財產。這樣，東蒙和新疆兩問題的真相可以搞清楚了吧。歸根結底鬧出事情來的原因，一句話，是內政不修，與別人絕無牽涉。國民黨反動派和大公報爲了挑起東北問題，將這兩件自己鬧出來的亂子，也拉出來，記在別人的帳上，其無恥與卑劣真可謂世無倫比了。說到張莘夫被害事件，實在是國民黨反動派血口噴人，大肆渲染，造成反蘇反共的藉口。莫斯科二十四日廣播，說明國民黨反動份子派遣代表到東北

，聯絡僞軍，利用關東軍殘餘進行反蘇宣傳，暗殺蘇軍人員。這些民族敗類實際才是真正的殺害張莘夫的兇手，他們殺了張莘夫好挑動東北問題，造成反蘇藉口。相信莫斯科廣播，絕不是出於主觀，因為證之以國民黨反動派在關內辦理接收工作的「成績」和作風，可以知道莫斯科廣播的真實性。國民黨沒有人民的支持，它一向的接收工作，除仰仗外國人外，還依靠兩個法寶，一是利用漢奸和僞軍，二是利用日本人。可是到了東北，大漢奸和整齊的僞軍日本兵都消滅了，所仰仗的外國人的勢力又不能到達，國民黨還能依靠什麼呢？除了收買和拉攏殘餘的日本關東軍和僞軍所形成的土匪外，還有別的路嗎？中央社當然不能報導這些事實，中央社的功用僅能是替反動派的老闆傳佈謠言。縱然中央社社長篇累牘的報導張莘夫被殺的詳情，但是挑起中央社這塊牌子說話，誰能相信呢？有一位中央社的記者，隨軍事調處執行小組到承德，回來報告承德狀況說，在共產黨的統治下，承德人民一貧如洗，女人沒有衣服穿，只用蓆子遮身，請問，在朔風刺骨的蒙古平原，一二月間用蓆子遮身，是可能的事嗎？中央社的記者爲什麼不爽快的說，在承德沒有活人，遍地都是凍死骨呢？依這例子看，中央社所報導的「瀋陽成鬼城」或「東北同胞盼國軍早日接收」……等等新聞是否真實，是不難揣測和判斷的了。

蘇軍撤退和雅爾達密約這兩個問題，國民黨系統的報紙環繞着大公報，拚命的叫囂，其熱烈的情形，使人看了，真是覺得恍如置身於真正民主的國家，而有蔣先生所謂中國早已實行民主了之感。甚至蔣主席二十五日在國府紀念週訓話說，「大家須知中蘇兩國友誼，不僅於中蘇均爲必要，且對戰後世界和平亦爲必要，故中蘇兩國友誼，必須保持，並須繼續增進，我全國上下，斷不可因一時一事之現象，而動搖此種信心，或怠忽其努力」之後，另有系統的「全國上下」還是照樣的叫囂，（大公報在三月二日又發表題爲「東北問題幾點」的社論，反蘇更兇。）蔣主席的威信在自己人內，如此被損害，在蔣先生的政治生涯裏，實在還是第一次。和反動派共存亡的許多報紙和特種人物，利用蘇聯撤兵和雅爾達密約兩問題作反蘇反民主的宣傳，說來是怨不得的，因爲這是他們自己性命攸關的問題，最令人不解的是許

多大學教授也拿出自己的姓名，爲這兩個問題給最無恥，最卑鄙，最不學無術的反蘇反民主的收類們捧場。一位聯大的學生說，今天大學中的主要變化是教授們的尊嚴和凜然不可侵犯的外衣全剝光了，看了教授們簽名反蘇民主，上面這句話可以再多得一個證明了。實際上，反對什麼雅爾達密約呢？要反對，去找簽訂和密約內容完全一樣的宋子文行政院長去好了，豈不直截了當。要蘇聯撤兵，那就應該先弄清楚蘇聯軍隊有沒有在撤退中，立即全部撤退完畢有沒有什麼困難，東北的真相如何，政府和蘇聯怎樣在進行商談這些問題；同時，要蘇聯撤兵，一個重要條件是，首先改變和放棄派遣特務收買敵僞的作風，和在東北建立法西斯獨裁政權的企圖；不然的話，再跑到蘇聯大使館門口去罵「死在林」，那就將不是「維護國權」，而真是要如蔣主席所說「損及我國家民族整個榮譽，徒使增加國家的困難」了。不過話說回來，反動派這樣鬧，本來目的就不是「維護國權」，而真正是要增加國家困難，挑撥中蘇感情，將東北問題是內政問題的本質，變成國際問題，甚至在東北引起國內戰爭和國際戰爭混合的慘劇，以遂行其在國內鎮壓民主勢力，永遠維持反動統治的基本陰謀。

政府接收東北的工作爲什麼停頓呢？中共爲什麼提出解決東北問題的原則呢？瞭解這兩個問題最好重溫一下幾個月前，接收華北的故事，和華北問題是怎樣初步解決的經過，這樣也可以看到東北問題應該怎樣解決，和無論有多少困難，東北問題必然會有合理解決的前途。政府接收華北的準備工作，聲勢浩大，去年八月中旬日本剛正式宣佈投降，國民黨當局便調動大批兵力到隴海綫，作全面進攻的準備，同時進行的佈置是使僞軍一律改換國民革命軍的番號，和加委各地僞官，此外更明令日軍保留武裝，嚴持當地原有的日本人加漢好的統治，好原封轉交給以「勝利者」的姿態降臨的國民黨接收大員。這樣接收的方式是內外佈置好大軍，裏應外合的接收方式，這樣的接收好像華北是國民黨當局的私人財產，叫日本人代爲保管了八年，現在叫代管者原物交還，而華北這廣大的土地則好像是和在這土地土生長，苦戰的人民毫無關係，華北人民對自己的家鄉沒有絲毫發言權。這樣的接收，當然會遭到人民的反對，

，當然會激起內戰，十月間內戰全面性爆發，當時在國民黨的宣傳機構一手掩蓋天下人耳目的情形下，一部人看不清楚武裝接收和民主接收的區別，但是到今年一月十日停戰令下，政治協商會議決定了一凡收復區有爭執的地方政府暫維現狀，國侯民政府改組後，依施政綱領第一項，第六，第七，第八三條之規定解決之。」以後（施政綱領第一項第六，第七，第八三條主要的意思是縣長民選，中央與地方採均權主義。）華北在軍事調處執行部的努力工作下，和平的局面開始出現了，內戰的危機壓服下去了。華北的局面從內戰到和平，是怎樣經歷過來的，在這東北問題鬧得天翻地覆的時候，是很值得回味的吧。民主的處理和武裝鎮壓式的接收，所以產生出來的兩種不同的結果，現在是已經很顯然了吧。用協商方式解決了華北問題，對華北人民，對全國人民都是有利的，但是對國民黨反動派却是有害的，因為除了幾個大城市，華北的廣大人民都不再接受反動派的橫征暴斂了，華北的廣大土地也不再是貪官污吏的活動場所了。今天反動派不惜長時間陰謀佈置，捏造各種藉口挑動東北問題，就是因為他們看到華北問題合理解決的例子是人民的出路，但却是自己的死路。他們所謂維護東北主權，實際上是維護貪官污吏在東北的主權，東北人民也要維護主權——維護人民真正的主權。在東北主權這問題上，發生了爭執的就是反動派和東北人民，其中沒有牽涉到第三者。反動派之所以把蘇聯拉進來，是爲了用「愛國」這漂亮的字眼來蒙混全國人民的視線，激動沒看見事實真相的人的感情，還有更大的陰謀是企圖和美國的反動派，如范登堡之流，勾結在一起，在東北挑起反蘇的國際戰爭，在國際戰爭中，反動派們在中國所寫下的一筆糊塗帳就都可以一筆勾消了，華北問題的合理解決，和政治協商會議的一切決議，也都可以推翻了。十五年前「九一八」事變時，反動派們垂手斷送東北，今天却說抗戰「賭國運」的目的是爲了東北，這爲什麼呢？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們希望今天有第三次世界大戰，他們希望用戰爭維持他們的壽命，東北問題之所以從內政問題變到外交問題的原因就是在這裏。

東北問題的嚴重是國民黨反動派陰謀製造出來的，是沒有什麼可以懷疑的了，東北問題的解決是應



該用民主的協商方式，也是沒有什麼可以懷疑的了。現在的問題是在反動派氣衝萬丈的情形下，東北問題有怎樣可能的發展呢？合理解決的前途有沒有什麼保障呢？回答是，決定的因素是要看人民力量的成長到怎樣的程度，人民的力量和反動派的力量相互對比將會有怎樣的變化。看見去年十月間全面爆發起來的內戰，經過差不多三個月時間，終於被人民的力量壓服下去了，而政治協商會議終於獲得了重大成果的前例，對東北問題合理解決的前途，是可以充滿信心的。軍事三人小組二月二十五日對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央部隊為國軍的基本方案的簽定，就是全國範圍必須向和平民主建總方向發展的有力證明。整軍方案中關於在東北的部隊的統編和配置的规定，更是對反動派叫囂不承認東北有人民軍隊的陰謀的有力揭露，中國人民有長期艱苦鬥爭的經驗，懂得怎樣才能爭取人民的勝利，同時，更重要的，中國人民也懂得怎樣揭穿反動派各種花樣的陰謀詭計。反動份子企圖將東北從全國範圍的民主化發展中分離出來，在東北造成一黨包辦的法西斯獨裁政權，作為反蘇反民主的根據地，以破壞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撲滅和鎮壓全國民主化的發展。現在真正衷心的期待「第二次九一八」，和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就是國民黨中的反動派，他們需要戰爭，他們需要用人民的鮮血培養他們的政權。可是人民需要和平，人民反對武裝鎮壓式的接收東北，人民明白東北問題不是一個地區的問題，而是全國民主化問題中的一部份，東北問題的徹底解決，必須是政治協商會議的各項決議和軍隊整編及統編的基本方案在全國範圍內——東北在內——全部實現；東北問題決不能和全國民主化問題分開來單獨解決的。

人民的要求一定會勝利，反動派的陰謀一定會失敗，但是，人民的面前存在着嚴重的困難。這就是反動派們經過一次發動內戰的失敗，和受到政治協商會議獲得重大成果的打擊，他們的反攻是比以前更瘋狂了，他們的陰謀是比以前更毒辣了，並且更嚴重的是反動陣營的組織更鮮明了。國民黨內部現在已經初步開始分化，控制黨的二陳派和控制軍的黃浦系現在是緊緊的拉在一起，建立最反動最頑固的壁壘了。他們一在重慶組織起「大東亞激進青年會」，一在南京組織起「抗戰軍人大同盟」，這兩個組織僅

顧名思義就可以令人想到是日非法西斯團體的復活或再版。這批中國法西斯份子現在正利用統治集團中的一部份地位和特務偽裝的組織團體，從內部和外部進行瘋狂無恥的反攻。內部的反攻現在主要表現在重慶舉行國民黨二中全會，在二中全會中，雖然國民黨蔣總裁在四日紀念週中訓勉「各同志必須平心靜氣，認識國內外之現實環境，研究實際辦法，不可以表面片斷之觀察，作憤慨空洞之言論。」壓服下法西斯份子推翻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的鼓動，但是在七日八次大會檢討政協會報告時，劉健羣，任軍宣（葉青）等三十四個國民黨中委又有「不信任共產黨誠意實行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的提案（根據路透社重慶特派員七日電，同時中央社重慶七日電亦有透露）。此外，檢討外交問題時，五日六日連開兩天大會，據昆明中央日報載，「檢討時，會場情緒悲憤激昂」，並且葉青當時提出，反對「官僚外交」，並請外部重視「人民愛國遊行」，因為這種遊行是「人民意識之表現。」這是什麼呢？這不是明朗的要求實行反蘇外交政策嗎？除這種內部反攻外，法西斯份子利用一切特務黨棍到處搗亂，毆打，這種盡情暴霧自己的厚顏無恥的醜劇，每天在中國人民面前發生，特務黨棍的氣傲萬丈，使今天的中國變成暗無天日的鬼蜮世界了。這種流氓政治的行徑，若不即時嚴厲打擊，更大的亂子，如同日本法西斯發動政變的暴行，中國法西斯也會搞出來的。今天政府不採取嚴厲行動壓制特務份子的氣傲，事實上是等於鼓勵反動派的獸行。所以，今天最迫切待行的是：改組政府，取消一切特務組織，全部實現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案，只有這樣，中國和平民主的前途才能得到保障，也只有這樣，東北問題才能澈底解決。

## 結語

我們的三章文字，出發點的取材雖然不同，而着眼的意義都是一樣，就是對東北問題，從各方面求得一個清明的理解，以回答那些借題鼓惑煽動，別具肺腑的人們。馬歇爾將軍稱這一批人爲「少數頑固份子」，而且替他們描畫了一幅簡明的臉譜，就是：「此少數頑固份子自利自私，即推毀中國大多數人民所渴望之和平及繁榮生活的權利亦所不顧」。正確共是「少數」而具有摧毀「大多數人民」所渴望的權利的危險，所以是擁有權勢而却危害着大多數人民的敗類。民主國家的主權在民，這批人既然與大多數人民爲敵，所以也就是國家的敗類。在人民慢慢認清楚了他們的面目以後，即使他們偶然披着一件叫作「愛國」的外衣，也仍然掩藏不住那「國家敗類」的本質的。

爲了回答這一批人，我們首先不能不追溯東北淪陷的痛史。這痛史明白告訴我們，在東北淪陷的前後，他們是怎樣只忙着自相殘殺的內戰，而却奴顏婢膝地詭媚外寇。當時他們的兇狼藉口是「先安內而後攘外」，所以便連關外愛國軍民前仆後繼，堅苦慘絕的地下抗戰，以及關內愛國軍民的奔走呼籲，流血抗爭，也都爲他們所仇視。直到抗戰期間，他們秉持矛盾的作風：一方面號召人民效死，一方面又畏懼人民從抗戰的苦境裏擠出了生路，不利於他們黑暗的統治，所以只求借抗戰折磨鎮壓與扼殺人民，而自己一味敷衍不抗而「拖」的政策。因之抗戰初期，所謂「自力更生」的號召，到今天只證明出不過是欺騙人民凌辱人民的謔語，「力」要從人民身上榨出來，而「生」則只有他們有分。像這樣，反攻的能力自然無從培植得出來。擊潰共同敵人的任務既不能完成，中國就整個失掉了同盟友邦的信心，不在人家估計之內了。東北的收復也就落到友邦羸弱的肩上。

所以，爲了回答這一批人，第二步我們不能不數述他們「拖」字的抗戰政策怎樣降抑了中國的國際地位，這情形在東北問題上更整個地暴露無餘，無法掩飾。

國民黨政府的抗戰，既然不過是外逼於日本併吞整個中國的威脅，內迫於人民堅強抗戰的要求，這纔不得不賭他們的「黨運」以發動全面抗戰。而骨子裏始終是，如艾金生氏所說，「要求保持它的政治最高權力，比驅逐日寇出中國還更為深切的」。所以，儘管內有全國人民義無返顧的效死，外有盟國先後善意的援助與支持，甚至於努力促成我們內部抗戰力量的團結，並訓練與裝備我們的武力，好讓中國人民真能像橡樹樣地發揮他本來蘊藏有的高度抗戰力量，但是，只要這些觸犯了國民黨獨裁統制的隱痛，一律遭到它的頑固的拒絕。結果，真叫作「以不變應萬變」，除去一黨獨裁的中心要求以外，根本無外交政策之可言。舉凡人民的生命，財產，苦痛，希望，一齊都教他們借抗戰的大纛緊緊捆住，拿到國際市場上去標價拍賣，國格的尊嚴，在國際上焉得不一落千丈！

回頭說到東北，造成今天國際紛爭的局面，并又引起「門戶開放」政策那羞辱的舊話重提的，也還是這一黨獨裁的「不變」惹出來的「萬變」之一。這局面的國際根據，是雅爾他秘密協定。為什麼有這協定呢？因為人家「不再把中國估計在反攻陣容當中了」。為什麼要「秘密」呢？因為，也還是艾金生氏的話：「蔣氏的左右曾經不止一次地認為抗戰前途業已無望，曾經屢次要求對日寇妥協。而蔣氏沒有這樣做，乃是因為如果一旦中途妥協，就無法維持他的政權。」中國人民的神聖的血價就這樣被國民黨政府貶抑了下來，同盟友邦也就愛莫能助，目中無視中國的尊嚴了。

蘇聯紅軍在西戰場上既然表現了世界戰史上空前的光榮戰績，也就是這樣經雅爾他會議裏訂定了擔任消滅東戰場中國大陸上公同敵人的任務。國民黨政府爲了它那「不變」的理由仍然裝着冥頑麻木，直到納粹德國業經投降了之後，這纔慌裏慌張地派出宋子文氏去向蘇聯進修和好。我們都還記得，這一場求好的出使談判並未終場，却被波次坦會議所中斷，派出的專使又教友邦揮遣回來。是到蘇聯經過波次坦會議纔立刻出兵縮短戰禍，這纔又有宋子文氏第二次的出使莫斯科，帶回了那一份中蘇同盟條約。國民黨政府在蘇聯眼光裏是什麼分量，不又是明如觀火麼？

現在就要說到美蘇兩個友邦本來是穩定世界和平的巨強，它們對東北問題本無說不通的隔閡，而却教「少數頑固份子」居心挑撥，惟恐天下不亂了。且不說三國外長莫斯科會議的圓滿成功，也不說聯合國大會裏的美蘇合作，單說東北問題。

在那代表美國政府對外宣傳的美國新聞處所編印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上面，敘述到蘇聯對日宣戰的一頁時，寫的是「紅軍決定了日本的命運」。但是大公報却惶惶地挑撥說，「蘇聯今天參戰，日本明日投降，蘇聯大軍源源開入東北」，聽這口氣儼然東北的敵人無須乎打擊也就可以屈膝投降；同時也聽出說這話的人，是怎樣在替那盤像東北多年的敵寇與漢奸同情惋惜，就心這一份破壞東亞和平的暴力真的要教蘇聯紅軍與堅苦抗戰多年的中國人民力量消滅得不留痕迹。可惜大公報忘記了杜魯門總統在琉球島血戰以後說過的話：「最後擊敗日本，不知道還要多少時候呢」。大公報又忘記了第一顆原子彈在廣島投下了以後，美國的軍事領袖仍舊估計需要七百萬以上的美國人才能使幾乎沒有受過重大損失的日本大陸駐軍投降。當時，只要蘇聯不出兵，日本駐軍還準備「阻攔華南，迎戰華中，決戰華北，死守東北」呢。

又如并不十分同情蘇聯的美人在上海所辦的「大美晚報」，在二月二十日社評裏說：「俄羅斯是言行一致的。過去蘇聯在遠東的種種事實證明它沒有侵略中國主權的目的。……說蘇聯現在要為佔據滿洲而引起了一次新的世界戰爭，完全是白癡的猜疑。」但是，中國的「白癡猜疑」者，却一口咬定什麼「新帝國主義」囉，什麼新的「九一八」事變囉，一點辨別國際局勢的知識修養都沒有，一心只怕和平消滅了他們趁火打劫的單相思，顧不得撲空狂吠。

總之，就國際現勢說，蘇聯自有它一整套的立國作風，戰後它的任務是協同聯合國國家穩定世界的和平，至少它要求國境邊界的友好善鄰求取戰略的安全。美國政府直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放棄它在聯合國家中穩定世界和平的誠意與努力。獨有大英帝國為了挽救它的戰後經濟危機，為了挽救帝國的沒落，為

了堅持它的傳統的殖民地政策，現在是幾乎達到了朝野兩大政黨一致協調，又想懷他人之慨，挑動國際的禍害。所以輪到好戰的邱吉爾今天竟又重彈起希特勒的老調子來了。

中國領受大英帝國的教訓，不可不算重而且久，利今天不知道慎重地結好美蘇，對英國還它一份我們固有「以德報怨」的大國風度，勸它好漢另找是非場，不要在我們的東北問題上窺覷滯澗，却安聽外來的惡意煽動，唯恐天下不亂；像這種不肖的作風，真够得上稱是國家民族的敗類，需要全國人民的萬分警惕，冒一切的艱難加以遏止。

所以，我們最後不能不指陳出「東北問題與全國民主化不可分離」，揭穿這一批敗類的陰謀，無非借題發揮，想推翻費盡了國際友人與全國人民的心血所穩定了的一份和平團結與民主前途的初步基礎。

他們以不變應萬變，只知道拚斷把持政權，唯我獨尊，目中向無人民。一旦人民要求自主，要求喘息，要求建立一份繁榮進步的國家，就刺得他們左右不是，防礙了他們血海乘搶富貴的生活惡習。這種形對全國人民如此，對東北人民也決不肯例外。正惟其我們看透了這積久成習的陰狠，所以對東北問題也必須揭穿了這一套的陰謀。中國是人民的中國，而且唯有中國人民纔是國際的真正盟友。東北是整個中國的一部，所以東北也是中國人民的東北。中國人民決不能容許國民黨繼續斷統治，他們代表不了國家。今天中國人民爲了團結與和平，認清了現實，不得不容忍國民黨政府視東北爲特別地區的一套作法：例如中蘇條約裏之出讓路權與港權，「東北九省流通券」之發行，以及政治協商會議裏面之拒絕協商東北問題等等。但是中國人民的願望，正在尋求由民主力量轉變這業經由國民黨政府處理特殊化的東北，慢慢一步一步地消滅了特殊化的痕迹，爭取錦繡的東北融融洽洽化入母親中國的懷抱。自然中國決不是國民黨獨霸的中國，東北也決不是國民黨獨霸的東北。

所以，我們結論的最後主張是：

(一) 東北是人民的東北，必須尊重人民的主權。

(二) 東北是和平的東北，不許再造戰禍的因素，留給國際國內好戰的反動份子所煽動利用。

(三) 東北是善鄰的東北，一切有關東北的對外交涉必須由人民監督政府和平而公開。一方面固然不許國民黨政府爲了戀棧政權不惜訂結秘密條約，一方面也不許視東北爲一黨私產，利用爲反蘇前哨地區。

(完)

# 6  
70-283

# 東北問題的正確理解

作者：尙 鉞 黎民才 楊 寧

封面設計： 駉 明

出版者：民 主 週 刊 社

經 售：各 大 書 店

定 價：三 百 元

456

民主書店  
1 20

民主週刊社  
1946